

部落有機產業與在地旅遊

—從加納納部落的生活地景建構再思維地區產業發展

顏嘉成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博士生

摘要

生活地景指涉的是一個有機成長的空間，這個空間是因為需求而存在生成的空間，也就是一個社群在生活過程中的對其土地所認知的具體化產物，亦即部落空間型式乃經過長久的生活過程，在人與土地不斷的發生關係的生活實踐中，所逐漸架構出的空間型式而並非獨立而存在的；這些空間以實體的建築型式存在或以虛體的農業空間或是其它生活空間存在。如此的空間在過去主要提供部落生活、工作與教育的中心，在時代變遷後其關係密切的人與土地關係與觀念也產生了改變，進而在原來的生活地景空間上開始產生了記憶的片斷、生活的破碎與傳統的瓦解。

這個研究除了藉重人類學田野實務調查中，以空間的知識化、類型化過程重新理解、思維地區內族人對於「部落」領域感、空間感的建構，並進一步的在人與土地的直接依存關係下進行連結，從食物的觀點開始，重新建構一種可提供地區可持續的農業經濟模式。當然在邁向與接軌全球化之際，進步乃是無法抵抗的時代推土機，部落如何面對地區空間發展與產業問題體認自身的角色，並與未來地區發展中進行其更具有社群組織的、在地知識等傳統的強化與再建構，勢必成為未來發展中重要的課題。

關鍵詞：部落產業、在地旅遊、有機生產、地景

一、緣起

從我所看見的部落農地的問題談起，其問題大多脫離不了幾個面向，一個是土地閒置的問題，當土地上所種植的農作物並無法提供農民所需求的或是市場所需求的，通常大多被閒置。另外一種，就是閒置的土地被鄰近的人所租用，進行它種高經濟作物的栽植，通常這種租用的土地，在數年後就會轉賣給租用的人。而臺灣特別的休耕政策也正加速著部落的土地低度利用方式，因為有既有的休耕政策造就無勞動就能有一定的經濟支持，常讓一些可耕作的土地在部落內低度使用。

除了低度使用的問題外，若是部落發展有機業時農藥的問題也是影響其作為有機耕作的重要問題，有機的耕作型態在國內常常面臨耕作區域外的週遭鄰地影響，致使有機耕作的安全風險提高，不然就是非得設置一定距離的防護隔離開來。當然在農藥的問題上，除草劑仍是目前部落農地上最大影響的農藥，部分種植飼料玉米的農田上，在每期種植的前期都會噴灑除草劑，除了該玉米田的影響外，也容易造成他處農田的污染；另外，在舞鶴臺地上的出了名的茶葉也有同樣的問題，茶樹間的通道大多是雜草叢生的地方，所以施用除草劑也是頻繁的。此外，我們也可常發現縱使該農田不施用除草劑，但週邊與他人相鄰的土地也會施用藥劑，這類情況在農村裡大多被是為一種常態。

二、部落現況

加納納部落位於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內，是一個比較獨立的小生活區域，行政區內的部落人口據鄉公所資料統計得知，加納納 7、8、9、10 鄰約 350 人，其中部落內客家族群大多居住於此，人數約 80 人；11 鄰約 60 人，其中 15 人為漢人；12 鄰為 4 人；總戶籍人口約 414 人(顏嘉成，2010: 3)。

口述歷史中的加納納說明加納納 (Kalala) 部落乃是該部落遷移的第三個地點，第一個居住地為現在掃叭石柱 (舊名為 Satokoay，意指石柱範圍的地點)。部落的第二個居住地則為太平頂 (Nalacolan) 現則有通信電塔及某宗教道場在其土地上面，第三個居住的地點則是現在的居住空間加納納

(Kalala)，其名稱意指小竹籃，其地形也正反應了其所處的位置型態——一個在盆地裡的聚落型態(顏嘉成，2010: 5)。

(一) 地方發展議題：從地區勞動力來看

從現階段部落裡所呈現的勞動力情況來看，主要分為幾個部分，一部分的勞動力人口是以營造業為主的臨時工，有木工、水電、板模、泥水工等，這些勞工大多接受政府的職業訓練後，期待在這專業分工細緻的社會中尋得一份可以養家活口的工作；然而這類的工作機會大多不存在於部落裡與鄰近的地區，大多是存在於建設發達的都會地區，然而當勞動人口不選擇到外地工作外，只能在部落裡繼續等待。另一部分的勞動力呈現則是與地方農業生產相關的人口，除了是照顧自家田園土地上的蔬菜、水果及檳榔外大多無法獲取太多的經濟收入，族人必須在鄰近的地方尋求一些短期打工的機會，或許是在舞鶴地區、玉里採茶甚至是在瑞穗虎頭山一帶工作，金針花開的時期也到赤柯山、六十石山一帶協助當地的金針農採金針，然而進年來咖啡產業的開始也讓咖啡園裡多了一些打零工的機會。

也因為工作的不固定，年輕人大多無法在這樣的環境工作，在部落存留的也多為一些老人，這些老人大多沒有接受過太多的教育，況且老人工作本來就不易尋找，縱使有也是一些零散的雜工或農園內的一些零工為主。



圖一 部落內吃不完的菜



圖二 部落內短期勞動力

因此，在思考地方的有機農業栽植中，必須考慮年輕人回流的可能性，而不是一昧的只是認為在觀光或單純有機農業的思維下，進行大規模的觀光、農產業推動，更不能脫離土地與人的思考與操作，這才能直接的將土地與人的關係進一步的連接起來。

另一方面從勞動力的減少過程可以看見地方的農園作物也有改變，田裡的作物比較有吃不完的狀況；在過去地方勞動力充足的時候，每家每戶的蔬果是足夠其家戶食用的，鮮少有多餘而浪費的情況，然而在人口的外移過程中，其所展現的不只是人口的減少而已甚至是家戶農田蔬果食用不完的情況。

（二）地方發展議題：除了觀光財外，農業發展呢？

我們試圖在部落現有的狀況下尋得一種既友善土地又能充分解決部落勞動力的一種產業經營方式，這種產業必須密集的運用土地連結在地人與土地的關係，從耕作的過程開始，思維到消費者餐桌的距離；另外，從部落族人營造他人的部落觀點，來看部落環境空間的營造，進行一個更具有地方感的部落空間營造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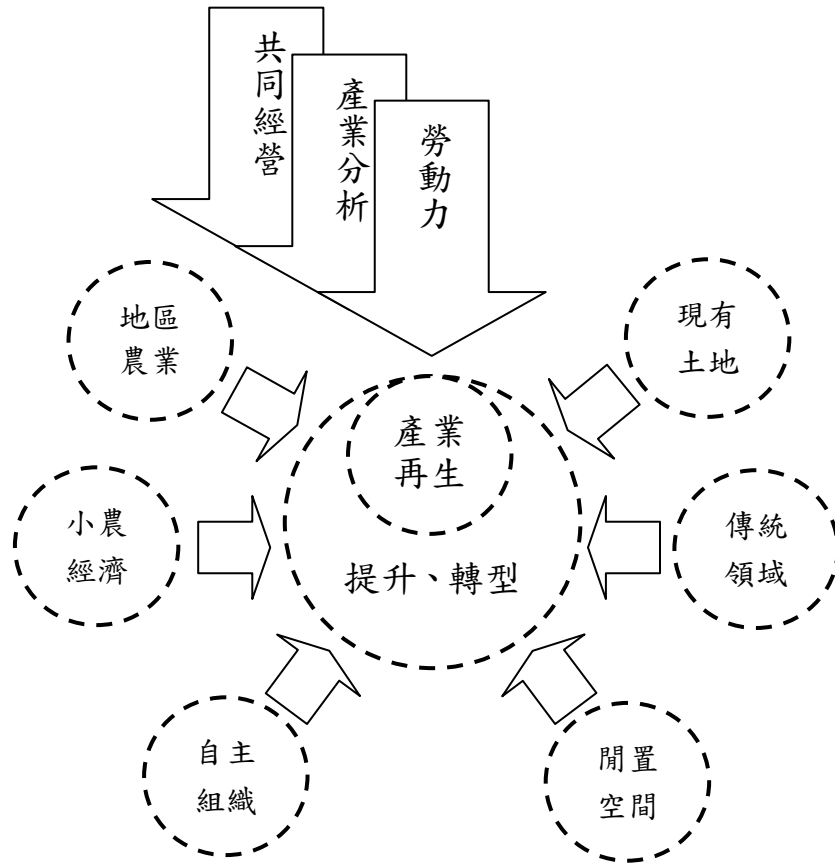
創造與土地的更直接關係－農業與產業發展，部落農務與勞務勞動力間的關係，其實反映出來的是部落在進行相關農產業發展時，是否單純乎略更重要的土地可持續利用的議題，還是在只是在思考部落農田農事經營、產業發展與市場流行的操作上，我們必須積極思考一種可持續性的在地農業、與地方農業空間發可能性。基本上而言，原來部落的所生產的農作物大多是以銷售到鄰近的市場為主，雖然其價格很低，再加上並非所有的銷售的過程並非是可以完全消耗掉部落所種植的農產品，扣除了自己所食用的再加上銷售的農產，其餘的農產就只能放在農田中任其腐爛。我們必須思考一種更具積極的消費方式，除了是銷售管道的操作外，一種更具負責的預購（準備）食物觀念也必須增加。另外，部落內在思考的也將重新思維一種可提供部落食物的地景空間（eat the view），一種可供部落食用的農田地景，而不是一個只提供市場消費的農田地景；一方面在落實地產地銷的概念，一方式更處理的未來部落在發展相關農田利用結構。



圖三 部落內種植的鳳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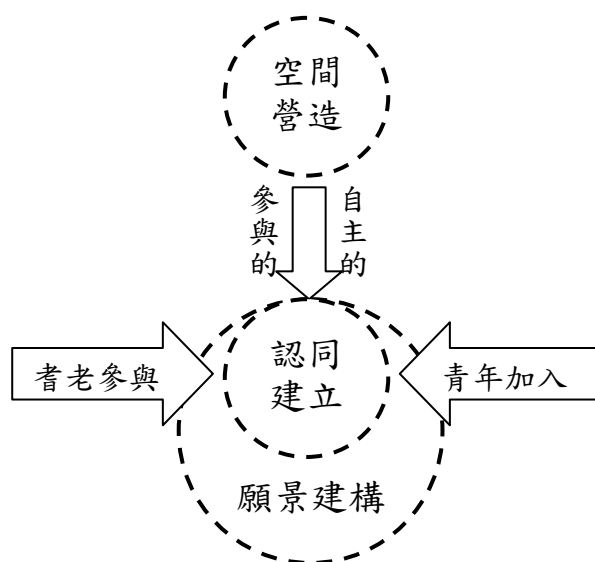
圖四 這幾年內流行的咖啡樹



圖五 產業發展概念

(三) 與土地的另一個關係—空間營造

部落的空間必須是活的、有意義的，而這些空間應當存在於代代相傳的傳統智慧（地方知識）中，這類的智慧透過空間的營造造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當然這裡面有許多的問題需要被討論，不過這種討論是透過實踐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共同工作的形成讓文化、認同、傳承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呈現，也就是組織起部落的工班並藉由部落空間的營造過程建構部落文化的認同。



圖六 環境空間營造概念

這裡要表現出來是部落的勞動力問題，通常男人在部落工作的可能性，反應出來一個社會的常態，或許因為原住民的經濟弱勢，很多的就業機會反而都是在建築的營造的工作上。而這些工作機會的訓練，大多是提供原住民以進入現代化工地的職業訓練為主，致使部落的男人們大多以從事營造業為主的工作，然而這些工作大多是委身於中小型的企業內，況且工作的地點大多距離部落相當遙遠，甚至是離開家鄉到西部才能有的工作機會，於是部落的男人被迫離開與他自身熟悉的空間，甚至忘卻自我的空間營造經驗，於是未來部落的男人對於空間的熟悉變成都市裡的制式的、現代化的空間。

所以組織起男人的勞動力是希望藉由在地的部落空間營造來創造在地「營造」工作機會的同時，從中建立起對部落的空間認同感，重新探討對部落的記憶與學習。在這些勞動的工作關係中，相信不只是在部落工作而已，而是從在部落自我經營空間的同時，去連接那失去對土地記憶的關係，也讓部落未來環境的發展更有可能性。

三、流行的地區的产业（地景）

順從流行？一個流行下的地景變化過程

地區地景變遷，說明了人們使用土地的方式，也說明了每個當代的流行，從近代歷史發展的歷程上來看，在舞鶴地區的農業地景經過了幾個重要的農產業，其中包括了咖啡、香茅、鳳梨、樹薯、茶葉等作物，這些作物不只是一種種植在土地上的作物，而是在過去追求產量與經濟力的過程中，所呈現的一種地區性的單一農作種植方式。這類的農業地景有一個特色，就是跟的流行的潮流走，它大多不是引領流行，而是一個追隨流行的角色，當單一經濟作物的流行時，這類農作物就會流行起來。下面就分別來看舞鶴地區在近年來地區農產業的變遷：

（一）咖啡風潮？

1931年日人住田多次郎經的住田物產株式會社，承租舞鶴臺地共410甲的官有土地，並成立「花蓮港咖啡農場」，引進Arabica種咖啡樹¹，於舞鶴臺地上的加納納、掃叭頂、魯木仔一帶種植，其中加納納因有水源而成爲洗豆區，舞鶴國小所在地則爲當時的曬豆場(陳淑媛，2008: 55)。但隨著日本的戰敗，而咖啡又非當時的民生必需品，因而隨之沒落。在2003年起在臺灣地區興起一片對於「臺灣咖啡」的熱潮下，花蓮縣政府也在舞鶴臺地上進行咖啡的栽植與輔導，似乎產業的地景又回到咖啡上。

（二）國際危機²造就的香茅市場

¹ 1884年，咖啡種苗由德記洋行引入臺灣，開始成爲這塊土地的經濟作物，先後在臺北、恆春、臺中、臺東、花蓮、嘉義等地種植(李宛凌，2008: 1)。

² 1951年，原來獨佔世界市場的爪哇香茅油，卻因印尼獨立，荷蘭人撤出印尼，使香茅油工業失去有效的經營，結果產量低落。臺灣在此良好的機會下，取印尼而代之，變成出產香

1913 年間由日人岩本 (Kiyshi Iwamoto)，從爪哇移植了一批香茅草，在臺灣北部苗栗地區種植成功。1950 年，臺灣的香茅油產量已達三百六十噸，以後產量逐年增加。1967 年人工合成的香茅油問世，國際香茅油價格大跌，舞鶴臺地種植香茅的人也逐漸減少(陳淑媛，2008: 56)。

(三) 移民的鳳梨

1959 年，臺灣西部發生嚴重的八七水災，農民損失極大。1963 年，由臺鳳公司邀集彰化及臺中有種植鳳梨經驗的農民至舞鶴地區開始，並在玉里興建鳳梨加工場(陳淑媛，2008: 56-57)。但因舞鶴臺地的土質與種植的方式不同，在當地所生產的鳳梨大多未能符合加工需求，致使鳳梨採收後卻無人收購，因而造農民種植意願低落。

(四) 短暫的樹薯

在鳳梨失敗後，當地的農民改種樹薯，因而農民的生活也開始改善了。雖然效益不高，但栽培容易且生產量高，況且當時的農業社會多以樹薯養豬，對其需求增高。由於樹薯耗地力高，數年後農民又紛紛轉作(陳淑媛，2008: 57)。

(五) 精緻的茶葉

1945 年豐原人杜雪卿始於鶴岡地區種植；1959 年土地銀行配合政府政策推廣種茶，成立「鶴岡示範茶場」；1963 年南投魚池茶葉試驗所的王紹章到鶴岡開始製茶，逐奠定鶴岡茶葉的產品技術與水準，1973 年在行政院農發會、省農林廳主導下，選定舞鶴臺地為推廣茶作，全盛時期臺地上的茶園面積約 300 公頃(陳淑媛，2008: 58)。

茅油的王國(羅美汙，1973)。



圖七 種植天鶴茶後的紀念碑



圖八 舞鶴地區種植了大量的茶

四、地圖作為一個地方歷史變化的記錄

在農產業與地方勞動力再建構空間的過程中，我們透過了一連串的空間踏查方式尋找部落舊有的空間智慧，這些空間與地方知識已存在於部落多年，目前逐步以系統的方式整理與建構起部落的在地知識的可能。

（一）從地圖穿透

人類學家陳瑪玲認為空間是文化、社會現象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文化、社會現象中具有抽象與實體一面，又能落實到一般日常生活之中的重要層面。於是當空間是部落文化的、社會現象的要素時，也就代表這當中人的生活存在必須是有一定的聚集能量才能展現這樣的文化及社會現象，因此空間因而透過抽象的文化與社會展現成為具體的樣貌，但先決條件是人必須要在其中生活(陳瑪玲，2005)。

那麼空間如何來透過一些具體化的呈現來表達呢？一份社區的地圖不只是一個社區資源與環境的說明，它更說明了一個地方的人與土地的關係，在歷史的流動過程中，到底人在土地上留下了些什麼，是感動、記憶、故事、傳說，還是只在土地上留下許許多多剝蝕土地的痕跡。



圖九 運用 PPGIS 製作地圖



圖十 運用 PPGIS 製作地圖

(二) 方法與工具

目前所使用地圖為 PPGIS³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運用如此部落地圖（社區地圖）的製作方式，進一步的理解地區土地的運用方式，也由此知曉該土地所有人在土地上的依存關係（種植作物）。Siber 認為 PPGIS 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方式，讓參與的人透過其決策的目標納入當地的知識，整合其複雜的文化背景等空間訊息，讓參與者動態交互輸入並分析選擇對其個人和團體較佳的方式。而 PPGIS 所建立的交流廣度在透過參與者及各個不同的組織，逐步架構其廣泛領域的研究和實際活動，並實踐其更為社會歷史層面的 PPGIS。(Sieber, 2006)

(三) 地圖的呈現—生活地景空間的建構

部落的生活地景空間的建構大致包括了幾個部分，農田地景空間、神話地景空間、儀式地景空間與在地特色生活地景空間；農田地景空間除了代表的是一種提供當地糧食地景空間外，它也是一個可以呈現當地建築地景空間構成的一個基本元素，因為當地中等建築技術（運用當地建築材料所興建的

³ PPGIS 操作方式來自於 1990 年美國馬里蘭大學為了改善 NGO 對 GIS 的可及性而舉行的一作操作性的工作坊。Sieber 認為 PPGIS 的意義是「讓社群成員可以利用空間資訊參與公共決策」，所以從早期 PPGIS 的純粹工具性角色轉化成為以人為主的參與式公共關係，這種關係使得地圖空間的決策從上而下的官方角度變為由下而上賦權社群的實質操作(Sieber, 2003)。

建築),但是目前我們大多所看見的部落農田地景空間是如何的型態呢?是種植自己所食用的作物嗎?還是種植他人所要的經濟作物,這二種的食物的農田地景空間呈現能不能有一個平衡機制。神話地景空間所呈現的是一個部落對於其宇宙觀、宗教觀的具體呈現,它是積累了部落的傳統所呈現的空間,它是讓祖先在這塊土地所生活的歷史,透過土地的地景呈現來再現其生活。儀式地景空間所代表的是有關部落相關風俗表現的地景與空間,它可能是一個祭典的(豐年祭、捕魚祭、春雨祭)、活動的或是一個個有著部落傳統禁忌的空間(包括與巫師有關的禁忌與它種禁忌空間)。地方特色生活地景空間的呈現代表的可能是曾經屬於某一個人所有的土地,這些人在當地可能具有一定的特別能力,可能是很會打獵或是曾經擁有很多的特別的事物等,或是它種當地對於當地空間的詮釋空間,如當地的山陵線的再詮釋,部落的東西南北方向的空間等。

(四) 技術地景空間

相對於生活地景空間的有機建構方式,技術地景空間的建構所展現的是一種權力變變下的地景空間變化,它所呈現的是一種特殊的私人決定論,當然也是一種特殊社群下的決定操作,某種程度它更是一個或是數個政府部門的政策執行或權力展現方式,這當中的權力再現於地景空間時,表現的是誰決定了如何規劃地景空間或是誰規劃了地景空間。

當然,權力運作下的空間論還有一個特別的狀況,就是開始給每個地方有了不同的定位分區排定,因此像是這幾年來的休閒農業區的設立、休閒農園、水土保持教室、特定農業區與零碎散居於原農田中的都市人的移居空間。空間也是一個社會性的具體實踐,它是一個地方權力的具體空間展現過程,尤其是在特別地方的權力現象,夏鑄九、王志弘(1994)認為空間是社會性的;它牽涉到指派多少是適宜地方給再生產的社會關係,亦即性別、年齡與特定家庭組織之間的生物—生理關係,也指派地方給生產關係,亦即勞動及其組織的分化。因此空間除了是一個地方的權力再生產,也是標記了不同的性別、年齡與群體的關係空間,這類的關係呈現在空間的具體展現(王志弘,1994)。

技術地景的呈現上除了權力的運作外,另外就是有一種潛在性的力量決

定著地景的變化—農業市場機制，這些地景上的基本元素說明著這塊土地上的居民的維持生活的方式，例如加納納部落所位於的舞鶴臺地上呈現著因著國內外市場的狀況所呈現的農業地景；加納納這個地方因著舞鶴臺地的特殊性質，有著咖啡、香茅、鳳梨、樹薯、茶葉等等歷程的農業地景展現，這些地景大多由市場經濟⁴或政策的發展而成的地景。

（五）導致的生活型態改變

這些技術地景的直接或間接操作，催化了生活地景的急速改變，包括材料的改變也因此改變了建築型式與行為的轉變，這是時代的進步嗎？還是一種因著進步的科技，讓傳統的、地域感的空間展現逐漸消失。

透過反省生活地景與技術地景的狀況，我們必須仔細衡量在發展與傳統的維繫下應該有如何的作為，從種植的作物與居住在這塊土地的關係，進一步將經濟作物的地景與在地的發展重新鏈結，並思維在如此的農業與政府相關政策下，部落如何讓較有自主的空間獲得呈現，這裡頭絕不是一種市場決定的機制，而是一種透過更深層的反省，重新呈現生活地景的操作型式。

五、從歷史的找尋開始—發展歷史結構式的地景與地方產業

地景的歷史告訴我們什麼？是流行、循環還是一個地方特色的建立，於是一個地方學的建立必須是需求透過長期的觀察與記錄；在地學不是「苦求沒有的東西」，而是「尋找既有的東西」。停止對大都會的崇尚，也停止怨嘆「這裡什麼都沒有」(塩見直紀，2006: 93)。這裡所要談的絕對不是都市地方所認知的事物，而是都市所沒有的，當然對於都市所對於部落的認知，這也必須進行多重的矛盾與衝突。對於一個族群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而言，其生活型態會與他地的生活或有所不同，縱使在今日資訊媒體的快速發達與便

⁴經濟學上的問題一直繁複的影響著土地的栽植方式，什麼是有價值的、有大收益的，通常是改變土地上種植的原因。然而經濟學更是從市場觀點來處理商品及勞務，而市場是有意願的買者和有意願的賣者聚會的地方。買者在本質上是搜尋獲利機會；他不關心商品的來源或製造該商品的條件。...於是市場只體現社會的表層，而其重要性是和貨幣有關，就像市場早就存在的似的；完全不能深入探討事情的內在本質，直指藏於其後的大自然或社會現狀。(Schumacher, 2000: 39)

利當中，所有的生活似乎存在一種理想式的生活，這類生活可能是美式的或是一個複製他者生活的型態。

（一）具地域感的多樣性食物

未來如果部落進行在地旅遊的議題時，我們必須重新思維更具有地域感（*terroir*⁵）食物；因而食物也體現了勞動者在一個固定土地所累積的智慧與精力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更具有地域感的風格產品。而這種特色才能在眾多發展旅遊的地區中，脫穎出一個順應地方氣候、風土所生產的食物與農產業系統。然而正如 Lappé 所認為的品味的呈現對於一個地方的特色而言，食物最能突顯一個人（一個地方）的特色與品味；然而正當世界邁向全球化之際，食物卻變得越來越千篇一律，人類對自己吃進肚東西也越來越沒有把握（Lappé、Lappé，2002: 22）。我們是不是能夠真實的發現，在這類的統一化讓人失去特色，這些特色源自每個人的鄉土、民族、人種、文化與歷史，這也正是人與人的差異所在。...單一化破壞了文化差異性，甚至可能造成危險（Lappé、Lappé，2002: 394-395）。舉例來說，部落所主要生產的米大多是交給在地農會的同一种米種，這些米從育苗的初期就是來自於同一個育苗場，雖然在不同的地方生產，但卻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地方原來的稻種⁶；於是乎，正如同發展一種或多種屬於地域化的風格食物是刻不容緩的。

另外地方特色也能進一步的帶起品味，讓品味不只存在於味蕾，而是存在於知識中；知識增加人類飲食的樂趣。（Lappé、Lappé，2002: 402）當然某種程度之下，在逐漸理解真相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品味開始被扼殺，像是食物中存有的有害物質、理解食物製作過程中的農民剝削等等。建立此種更具地域品味的飲食觀將更有助益於與地方地景風土的再鍵結，這當中包括了多樣性的食物系統、種植與種源⁷的保存問題，而借用日本所推動秀明農

⁵這個法文字表示特定地區難以形容的品質，專指某地的土質和氣候，但跟農耕系統密不可分的農民和工匠具備的知識和手藝，也必定會反映在產品之中。（Patel，2009: 354）

⁶在美國這個地方也曾經發生過類似這樣的事情，關於蘋果的品種也面臨單一的品種，農民為了討好大客戶，而讓「蘋果越來越紅、越來越漂亮」，而且「原來的華盛頓蘋果已經瀕臨絕種」...農民的感慨不但預告回歸作物多元化將成為趨勢，也告訴世人別盡種些好看的，而是種些好吃的食物。（Lappé、Lappé，2002: 382）

⁷在每個國家中，每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受到同樣幾家公司的剝削，這些公司包括大買

法「身土不二」的觀念，也正是再強調在地食物⁸的重要性。

（二）發展一種可持續運作的未來

觀光是未來嗎？如果跟土地的關係是薄弱的，那麼人們對於土地的依附感也是較少的。自然寫作家 Lovu 對於人與土地的依附認為必須從小就開始紮根作起，亦即在生活上人與土地的關係是緊密的；依對土地的眷戀不僅有益於孩子，也有益於這片土地(Louv, 2009: 173)。當然，這種與土地所造就的自然關係，將成爲一種地方特別的智慧，近年來教育學者甚至認爲這些智慧⁹的重要性，影響著一個人的未來發展狀況。所以建構一種從土地生長出來的產業，絕對不是把現有的文化性、產業性元素作一轉化變成可操作的觀光資源，而是真實的重新連結。

可持續性的未來將會是未來部落發展的重要討論課題，這裡看到的不只是對於部落發展的視野，更是一種對於未來地區發展的達見；我們必須完全了解問題之所在，並且開始預見向新的生產方法及新的消費型態演進的新生活方式有實現的可能：一種專爲永恆而設計的生活方式(Schumacher, 2000: 12)。這種永恆而設計的生活，乃希望是一種建構在土地歷史、文化、生活之上的一個基礎。

易商、大型加工業者以及大型零售商，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全球農業經濟的集團結構，這個問題並不是一每國家對農民的補助，也不是一個國家的環境政策改變所造成的。(Patel, 2009: 253)

⁸這些年來國際推動慢食運動的趨勢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地食物的觀點，他們主張食物要在一定的地方生長、食用。食用當地種植的作物，可跟生產者建立社會聯繫，了解農作物如何、何時種植，又爲什麼照目前的方式種植。這是一種透明的食用方式，而且跟社會緊緊相繫，是工業化生產的食物無法達到的。(Patel, 2009: 351)

⁹哈佛大學教育學院 Gardner 教授 1983 年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慧理論。Gardner 認爲，以智商測試爲基礎的傳統智慧概念大過局限；他提出了七種類型的智慧...包括語言智慧、邏輯—數學智慧、空間智慧、身體—動覺智慧、音樂智慧、人際智慧和自省智慧。最近他又增加了第八種智慧：自然智慧。達爾文、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繆爾、卡森是這一類型智者的代表。(Louv, 2009: 89)

參考文獻

1. 王志弘 1994 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 夏鑄九、王志弘編著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明文書局 臺北 19-46。
2. 李宛凌 2008 臺灣咖啡產業的歷史考察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臺北。
3. 陳淑媛 2008 以歷史觀點探討舞鶴地區農業發展過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花蓮。
4. 陳瑪玲 2005 一個舊社的考古學研究 考古人類學刊 63:50-91。
5. 顏嘉成 2010 遺忘的部落記憶－kalala 部落生活領域空間調查與研究 未出版之研究論文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北。
6. 羅美汙 1973 談臺灣的香茅油 科學月刊 11 (47)。
7. 塩見直紀 2006 半農半 x 的生活：順從自然，實踐天賦（蘇楓雅譯） 天下文化 臺北市。
8. Lappé, F. M., Lappé, A. 2002 Hope's edge: The next diet for a small planet (一座小行星的飲食方式)(陳正芬譯) 大塊文化 臺北。(原作 2003 年出版)
9. Louv, R. 2009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 deficit disorder (失去山林的孩子：拯救「大自然缺失症」兒童)(郝冰譯) 野人文化 臺北縣新店市。(原作 2005 年出版)
10. Patel, R. 2009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糧食戰爭)(葉家興、謝伯讓、高蕙涵、謝佩姣譯) 希代多媒體發行 臺北市。(原作 2007 年出版)
11. Schumacher, E. F. 2000 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小即是美)(李華夏譯) 立緒文化 臺北縣新店市。(原作 1973 年出版)
12. Sieber, R. E. 2003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cross borders Canadian Geographer-Geographe Canadien 47 (1) :50-61.

13. Sieber, R. E. 2006 Sep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ramework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6 (3) :491-507.